

烟雨蓑衣 海南笠

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林涛

H 指尖上的传承

“我本农家子，童年曾作牧。倒骑牛背上，蓑笠吹横竹。”500多年前，从海南走出去的“理学名臣”、文渊阁大学士丘濬，为徐君《百牛图》的题跋中附写的这首五言诗，描绘了戴斗笠、穿蓑衣、吹横笛的牧童形象，把对童年的回忆和乡愁情思融在情景之中，饶有诗情画意，读来耐人寻味，仿佛是丘公自我的写照。

斗笠和蓑衣，作为古老的遮阳蔽雨用具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已显得陌生而遥远。在华夏数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，蓑衣和竹笠可是一般的俗物，它不仅是人们生活生产中少不了的用具，也是人们寄托情志、感怀幽思的载体。

斗笠和蓑衣，笠以护头，蓑以庇身。斗笠，源于东方古国，一种遮阳蔽雨的竹藤编织帽子。蓑衣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，从历史记载来看，早在周代，人们已使用草编雨衣，那时就称作“蓑衣”。

早在2005年，海南“东坡笠”就已入选第一批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蓑衣和斗笠已成了旅游纪念品和生活装饰品。



搓好的红麻绳。

海南斗笠又称笠帽、竹笠、箬笠，分为罩笠、罩头坡笠、越南笠三个品种，是过去较为常见的防雨防暑器具。海南人什么时候开始编织使用斗笠，已经无从考据，但海南人戴斗笠的风俗由来已久。明万历《儋州志》记载：“男女出入多缀布帕，戴藤笠。”清咸丰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：“郡城妇女出入用柔薄草笠绾缚以蔽其面。乡村妇女出入用细滑竹笠装戴，以盖其头。”民国《儋县志》记载：“笠，有油纸笠、蔑笠、箬笠、葵笠、藤笠”。对海南斗笠的种类作了具体记述。

海南斗笠中的罩头坡笠也叫东坡笠，其形状精美而实用，也最具有海南本土特色，其制作技艺主要流传于琼海一带。琼海阳江镇一带的村民很早就编织坡笠，阳江镇岭下村委会的后岭村过去家家户户、人人都会编制坡笠。虽然时代在变迁，但琼海人一直恪守着编织坡笠的传承，怀着对坡笠的热情，以纯手工方式编制坡笠。

“东坡笠”传承人冯增超

为了了解“东坡笠制作技艺”，一睹东坡笠代表传承人的风采，我们来到了阳江镇，几经问路找到后岭村。在一片槟榔树和竹林遮掩的民房中，见到了现年58岁的东坡笠制作技艺传承人冯增超，他可是阳江镇有名的东坡笠制作作者，堪称手工技艺一流。其父亲冯辉天是“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坡笠代表传承人”，子承父业，冯增超高中毕业后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编制东坡笠，经过30多年的眼学磨练和不懈努力，煅就了纯火炉青的技艺。2014年11月冯增超因此获得了“海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坡笠代表性传承人”称号。

在冯增超的家里，有箩筐、竹簸、竹扇、斗笠等传统竹器，冯增超拿出了竹篾条和已有雏形的坡笠，现场为我们编织起来。他熟练地将竹篾盘绕交叠，只见手指翻飞，篾随手转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自上而下，细细的竹丝经纬交织，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展，不多时，就编出一个大笠圈。竹篾在冯增超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变得灵动而欢快。在我们感到惊异的过程，一条条细小的竹篾变成一项漂亮的斗笠。东坡笠好戴难织，上等的东坡笠最难编织。同样长的距离，同样大的空孔，同样密的幅度，精湛的编织工艺可见一斑。透过编织东坡笠过程，看到了时光沉淀的指尖技艺，而对于冯增超来说，一个手艺就是一份人生。冯增超用一双巧手，延续心中那份不了的斗笠情。冯增超拿出了父亲冯辉天传下来的斗笠，让我们看到了那份沉甸甸的技艺，感受到了一种寄托、一份传承。

东坡笠形状雅致精美，蕴涵着



斗笠和蓑衣好似古代江湖侠客的“标配”。

独特精湛的民间技艺，是海南人长期以来勤劳智慧的结晶。它不仅仅是遮雨避阳的工具，还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道独特的海南风情，也是千年民俗风情画卷中的一抹浓浓乡情。

古风古朴的海南蓑衣

蓑衣和斗笠好似一对孪生兄弟，对于农人来说，蓑衣显得更加实用。蓑衣作为农耕时节最常用的雨具，其主要的功能就是防雨，下雨时外湿内干，通风透气，与斗笠配套使用，可达到全身防雨御寒的目的。千百年来，蓑衣不仅是农家必备的



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劳作者。

道悠久的农耕文化。

海南本地大都用“油葵叶”编织蓑衣。蓑衣有叶蓑衣和草蓑衣两种。蓑衣虽然笨重、硬朗、粗糙，不可折叠、制作也麻烦，但它经久耐穿，遮雨性能好。油葵叶不易腐烂，如果翻晒适时、保管得当，一件蓑衣可穿二三十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加上蓑衣透气性好，穿着不闷热，更能避风挡雨，蓑衣在穷人家代代相传，就像钢碗瓢盆一样，都是生存的家伙。海南蓑衣比起蓑草和棕片编制的蓑衣显得更加古朴天然和独特美观。

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海南农村使用的雨具主要是蓑衣。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，成本低、工艺简单、时尚轻盈的遮阳挡雨衣帽，受到广泛欢迎，70年代后逐渐用塑料布代替蓑衣，80年代后蓑衣逐渐消失，普遍使用塑料雨衣、雨伞等。相对笨重的蓑衣如今已逐渐远去，其制作技艺也处在失传的边缘，现代人已经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蓑衣，更别提会制作蓑衣了。现在能够看到蓑衣，不是在民俗博物馆，就是在影视剧中，蓑衣不再是实用物件，而是成为特有稀罕之物，变成一种手工艺装饰品。

一蓑烟雨渡平生

在海南琼海阳江镇一带，过去有不少编制蓑衣的“能手”，但现在能编织蓑衣的仅是乡下极少数的老



蓑衣阿婆庞学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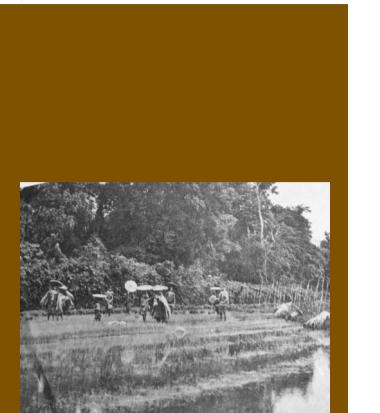
戴斗笠晒盐的岛西农妇。

生活用具，更被许多文人墨客、诗书画家融进诗文与绘画中，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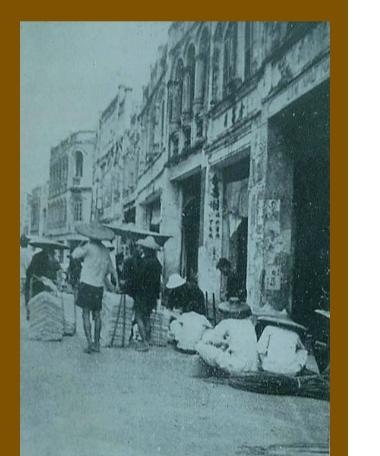
蓑衣延续了几千年，远古时期的人们选用芭蕉叶等阔叶材质穿制而成的遮雨工具，也许就是蓑衣的雏形。蓑衣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，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，选用的原材料不同，编织的蓑衣款式也不尽相同。先人们用自己的智慧，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造化，就地取材，物尽其用。人们利用棕榈皮、用蓑羽草、用茅草或用稻草等编织各种款式不同的蓑衣，虽然材料不同，但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蓑衣，沉淀了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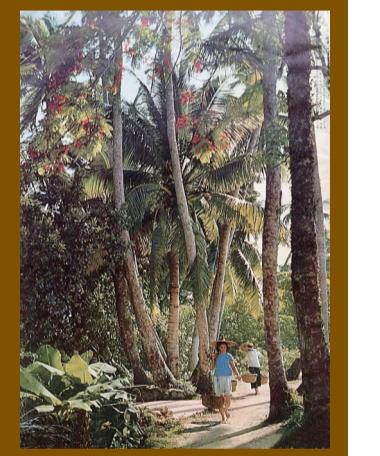
斗笠制作传承人冯增超。



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《海南岛黎族志》中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水田里插秧的妇女。林涛 翻拍



1939年，琼海嘉积街上戴斗笠的人们。

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茂密椰林中戴斗笠挑担的海南妇女。林涛 翻拍自《中国画报》



歌舞表演中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画面。

海南斗笠蓑衣的诗情画意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涛

在古人的诗情画意里，蓑衣斗笠都是不可或缺的风物。在海南古代诗词中，有许多关于斗笠和蓑衣的表述。这些诗词，现在读起来仍不免使人内心生出一份怀古遐思的情愫。

被称为“南宋四名臣”之一的胡铨，1147年被贬吉阳军（今天三亚）。在海南八年多，作诗数十首，有一首《鹧鸪天（癸酉吉阳用山谷韵）》词，词中写道：“青箬笠，绿荷衣，斜风细雨也须归。崖州险似风波海，海里风波有定时。”描述了其在贬地的所闻所见和不畏险阻的信念。青色的竹笠，绿色的蓑衣，头戴竹笠身披蓑衣，风飘不起来，雨透不进去，虽是斜风细雨也不能阻挡归路，海波怒涛也会止休。

南宋道教传人白玉蟾青年时曾在儋州松林寺修炼，期间题了一首《送春郊行》诗：“忽风忽雨总皆非，风雨不來吾亦归。越鸟啼残花影瘦，吴蚕眠老拓阴稀。枝头红绽梅被熟，口角黄干燕学飞。我亦欲归归不得，回头犹挂一蓑衣。”诗写的是郊行送春之感怀，但从诗中的表述，在宋代时，蓑衣在海南也是常见之物了。

元代宰相王仕熙，元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在贬谪崖州期间写下组诗《崖州八景》，其中有一首《水南暮雨》诗，说到了蓑衣和斗笠：“千树槟榔养素封，城南篱落暮云重。稻田流水鴟鴞翅，石峒浮烟鹿养茸。明日买山添薯蓣，早春荷锄剪芙蓉。客来蛋浦寻蓑笠，黄篾穿鱼酒正浓。”诗中不仅描绘了水南村的美丽景致，也抒写了渔民的穿着和习俗，充满生活气息。

此外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《坡仙笠屐图》。传说1000多年前，地处热带地区的海南，因日烈天热，人们便想出了将竹破成篾片制作竹笠，名为“山坡笠”。北宋年间，苏东坡被贬来海南，发现这里的竹笠新颖美观，轻便，与大陆各地的竹笠不一样，尤其是“山坡笠”面积大，能遮日挡雨，又很有特色，就喜欢上这种竹笠。当地人送给他的一顶“山坡笠”，令其爱不释手，经常戴着出行，“山坡笠”由此而扬名。后来为纪念苏东坡在海南传播中原文化的功绩，人们便将“山坡笠”称为“东坡笠”。

在儋州东坡书院内有一幅石刻《坡仙笠屐图》，镶嵌在载酒堂的墙壁上，被视为该院的“镇馆之宝”。图中勾勒出苏东坡戴笠著屐冒雨出行状，并有题序：“东坡在儋耳，一日访黎子云，途中遇雨，从农家假笠屐著归，妇儿相随争笑，群犬争吠。东坡曰：‘笑所怪也，吠所怪也。’”这个典故说的是苏东坡在儋州时，常去当地朋友黎子云家串门，一日遇到天下大雨，就借了一顶斗笠、一双木屐，穿戴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回去，一路上引得路人大笑，狗也狂吠不止。

1931年和1932年，德国学者史图博两次来海南考察，在他所著的《海南岛黎族志》一书中，有多帧当时实地拍摄的斗笠蓑衣照片，尤其是黎族妇女头戴斗笠披蓑衣在田地里插秧劳动的画面，是难得珍贵的影像记录。林涛 翻拍